

2/12

斜史資料

第十四輯（总第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屏山文史资料

第 14 辑

(总第18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5年11月

2073/18

屏山县政协第四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齐文字

副 主 任：张堂富 刘时行（聘）张怀清（聘）

牟本乾（聘）郭其弟（聘）陈善斌（聘）

委 员：徐元勋 郑世钦（聘）朱培东（聘）

责任编辑：陈善斌 廖世洪（聘）

编 辑：牟本乾 张怀清

屏 山 文 史 资 料

第 1 4 辑（总第 1 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邮政编码：645350

•

屏山县印刷厂印刷

1995年11月第一版 199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内 部 资 料

目 录

略忆60年代中农村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胡富强(1)

留城一月记……………齐国材(6)

纪念孙中山逝世七十周年……………文英(13)

记屏山县“10·4”干校——即

“五七”干校……………郑孝发口述 陈善斌录整(16)

抗日战争时期屏山的征兵情况……………张怀清(17)

记秉彝中心小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姚蜀藩(19)

抗日美军空军飞行人员在雷波县境

内遇险跳伞事略……………宋世森(22)

抗日战争期中忆事数则:……………陈善斌(23)

1、“跑警报”

2、美国飞机坠毁凉山

3、美机在筠连境内坠毁

4、美机在高县境内坠毁

5、“四子出征家长”

6、“军邮”

上海保卫战点滴记事……………凌敏(27)

屏山农业事业机构的发展……………窦吉星(28)

绿色革命的丰硕成果

——记屏山的杂交种干优势……………窦吉星(31)

屏山茶叶史话	刘兆斌 (33)
屏山茶叶生产大发展	胡富强 (42)
屏山精密铸造厂技改工程纪实	《屏山文史资料》采访组 (48)
屏山县的公路	余注海 (53)
“翡翠项链”上的一颗明珠——屏山	李兴 (61)
老君山	曹秧培 (63)
龙华风光	周定鑫 (75)
八仙山顶观云海日出	刘世文 (81)
清溪·古树·“阳关道”	韩诚 (83)
新市镇特大山洪暴发记	吴顺时 (86)
龙华稻田村会龙殿山体大滑坡	尹自雄 (89)
中都白塔村今昔谈	李品铨 (92)
民国时期货币流通及物价情况回忆	邹新民 (93)
旧钞信用扫地记	罗建华 (95)
彝族情况旧闻	胡体泉 (96)
水激情深——陈天福舍生救人	巫华升 (99)
刘玉山	黄宏发遗稿 (101)
记秉彝镇的孝义会	田志荣 (105)
制定村规民约 保障老有所养	陈朝资 (106)
“合邑节孝总坊”	牟本乾 (108)
“敬母桥”的传说	秦秀林、王祖运搜集整理 (109)

II

采凤录——诗歌之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张泽霖(110)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50周年感赋“六州歌头”以志……………牟本乾(112)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

胜利50周年……………冉良弼(112)

江城子·哀挽曾纵野窗友……………张泽霖(115)

1994年11月16日随县政协视察参观

组参观新市码头偶成……………陈善斌(115)

略忆60年代中的农村社会主义 教 育 运 动

胡 富 强

1963年到1966年，中共屏山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省、地委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实施部署，组成社教工作团（队），先后去外县和我县的部分乡、村开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教育运动，是在省、地委的直接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文件中所规定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和方法，结合农村的实际分期分批地进行的。为了所谓巩固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使广大农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而运动的着眼点仍放在建立单一的公有制、防止两极分化、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上。因此，运动的初期是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为主；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统称“四清”运动。

为了搞奸这次运动，遵照上级指示，决定从县、区、乡党政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抽调一批干部，并在农村选拔了一批积极分子，由县集中培训后组成“‘社教’工作分团”、“‘社教’工作队”。社教工作分团在总团的领导下，分工负责一个区，社教工作队在分团领导下，分工负责一个

乡的社教工作。同时根据省、地委的安排，除分期（每期半年）分批地先后去泸县牛滩区，宜宾县喜捷区，富顺县怀德区的乡、村进行了“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外，县另组织社教工作队，由党、政负责同志率领深入原大乘区所属大乘乡、村进行典型示范，探索规律，总结经验，为迎接地委安排屏山为全区第四期全面展开“四清”运动的县作准备。

这次“四清”，“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撤到一边。自始至终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精神，对农村当时的形势确实作了“左”的估计，偏离了“八大”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而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不适当地认为农村已出现了严重而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把农村四清运动当作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或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因此，在运动初期，在初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就及时地召开乡、村、队的群众大会，党、团、干部会，民兵、妇女会等，结合实际，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四清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和目的意义，以及方针政策和作法；宣传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新特点、新规律和农村社会主义

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所谓形形色色的各种表现；宣传怎样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以及依靠谁来进行的问题。与此同时，进一步摸清农村各阶层的政治、经济、思想、组织情况，特别是干部和阶级敌人的情况，排出依靠谁、团结谁、重点批斗谁等对象。作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对排出的重点对象，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逐人逐事地核实问题，认定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写出专题材料，逐级报上级党委审批。并组织好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阶级队伍，为开展群众性的批判斗争作好充分的战略和策略准备。运动中期，在培训骨干队伍的同时，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复地向他们交代批斗重点的人和事，批斗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应注意掌握的方针和政策。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作法的基础上，采取典型引路，以乡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本着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批斗中，注意深挖阶级敌人，揭发坏人坏事，把所谓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纯洁基层组织。运动后期，全面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解决部分小社并大社和纠正所谓包产到户、侵占集体土地和山林以及发展农村家庭副业等资本主义倾向性的问题。结果是避免了分配中的差距，带来了“大锅饭”，躲过了两极分化，没有躲过贫穷。由于当时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而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中共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虽然肯定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神秘化，也不要靠

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但又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仍然是解决“社”、“资”矛盾。还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是“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农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整掉了一批比较好的基层干部。由于在“左”的理论指导下，就逐步形成“左”比右好的“左”倾观点，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思想上跳不出阶级斗争的框框，行动上离不开“一大二公”的套套，一切按规定办事。这就很自然地违背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还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视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部分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处理。从而使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反而当作“资本主义”的表现来批判。

更为严重的是，1964年冬，上级党派来工作组，集中全县区、乡党政领导干部，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检举，并把这些“问题”，一个个地梳成辫子，落实到人头，指为错误。然后再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为了打开局面，还把一些有

一般政历问题的人都视为所谓的“重点人物”，采取集中大会“放炸弹”（重点典型批斗示范）和小会批斗相结合的方法，“斗一儆百”，给大多数基层干部施加压力，即所谓促使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人人过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结果弄得人心惶惶，行卧不安，使不少基层干部，咽下了辛酸的泪水，称之为“难忘的四十五天”。

确实，这“难忘的四十五天”，区、乡党政领导干部受“左”的伤害最重、最深，形响面最广。把一些本来早在50年代组织已经结论了的有一般政历问题和非地富成份问题的人都视为“重点人物”进行过火的批斗。在区乡党政领导干部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自尊心、自信心。

历时三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解决极少数的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内容、任务和方法，把已出现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包产到户、以产计工、多劳多得、超产奖励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视为“单干风”，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是“两极分化的祸害”，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的“资本主义倾向”一律加以批判，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其实批的和割的正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生产力。而保留的正是“左”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正是“一大二公”和“平均主义”，试图把社会所有制搞成“纯而又纯”的“一

留城一月记

齐国材

僻处四川边区的屏山县城，是1950年元月18日，第一次宣告解放。当时宜宾地下工作同志张家璧，领导党的

大二公”。这就把人们的思想禁锢了起来，不敢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由于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很好地落到实处，极左的东西越搞越盛行。严重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搞一些过火的批判斗争，甚至不适当地对一些基层干部给予党纪、政纪的处分。全县在四清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斗争和党纪、政纪处分的有72人。虽然早已进行甄别，但不彻底。后来根据中发（1978）78号和川委发（1978）96号文件规定之精神，在中共屏山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本着有错必纠、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因人而异地进行了复查，在政治上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落实了政策。

这次四清运动，地委安排屏山为全区的第四批全面展开县。此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轰轰烈烈地展开，第四批因而停了下来，所以我县的四清运动，只是在原大乘区所属大乘乡、村搞了试点和集中全县区、乡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过，而面上只搞了一般的“小四清”。

1994.5.30.

外国组织“役社”，派遣成员齐国材、陈廷垣等七人回屏，联系屏山的进步青年朱瑞麟和各界人士等六人，共计十三人，经过研究协商后，组成了“屏山县人民协助解放工作委员会（简称‘协解会’）”，协助解放屏山工作。

由于在宜宾起义的72军中一个营长陈超（军统分子），裹胁少数部队窜屏山，煽动各乡封建残余势力，收编土匪武装，进行暴乱，妄图打游击，顽抗到底。

在这样复杂混乱紧张情况下，为了屏山人民的永久利益，分清敌我界限，分清真假革命者，党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作战略转移，于2月28日夜（农历正月十二日夜）暂时撤出屏山县城。

这一转移，事前不仅“协解会”成员不知道，还有当时一个文艺宣传组织“新民学会”的少数负责人，（多数成员已参加“政训班”）都不知道信息。

自然，革命战争年代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偶然。因之，“协解会”“新民学会”的成员，意识到急风暴雨将临，各自隐蔽。

为了贯彻党的政策，了解敌情，在群众的关怀掩护下，我隐居虎穴，留城一月，继续坚持协助解放工作。现将我当时经过概况，忆述于下：

1950年3月。

1日拂晓，“协解会”成员聂华西、聂步蟾二人惊惶地来我家报说：“解放军昨天晚上全部撤走了，政训班学员也全部带走，土匪进城怎么办？”我答说：“冷静点，解放军马上会回来的。”二聂复问：“未回来这段时间呢？”我说：“隐蔽起来，继续工作和斗争。”对此，我约同二聂出外，

一面安慰群众，一面找一些当时的头面人物中间分子覃焕章、罗祖金等研究对策。恰在这时，县参议会议长聂次荀来了。他向我说，刚接到罗云县长请人送来一张便条，叫他暂代行县长职务（此条当时在场的人都看了），维持地方治安，接受考验。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办。我说：“既有县长条令，你就负起责任，为人民立功。”我要他立即派人分头通知有关人员，如聂季然、魏光脚、陈锡鑫等（“哥老会”头子和成员群众）共几十人，到镇公所开紧急治安会议，成立了“屏山县治安委员会”，要他们以哥老会名义，马上派出人员，四处发出通知，制止土匪进城。可是，通知尚未发完，群众接连报说，土匪头子谭文彬、杨家修已率土匪从南岸渡河进城来了。覃焕章等人劝我去聂次荀家隐蔽。“协解会”、“新民学会”成员刘大杰、许寄生、朱瑞麟、周发义等十余人亦立即分散隐蔽，其余与会人员继续会议应变。

土匪进城，首先破坏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劫去一些解放军收粮存库未带走的枪弹。次则到处抢劫，特别针对“协解会”、“新民学会”成员的家属大肆搜索。听说徐海清曾到覃焕章家抓我。后悉，如果当时把我抓住，即枪杀在高城墙上。陈正芳（女）和牟本乾在会场被土匪抓出来，几乎被杀害，幸为哥老会头子聂季然极力掩护，得免于难。晚上，土匪头子祝秋帆、廖荣昌率匪众进城，制止了一时的混乱现象。

3日，屏山城里有不少谣言，说什么跟解放军走的“政训班”学员聂丰尚（女）跌死在石碑场沟里呀！胡光宗土匪在观音堂（龙溪）两面山上截击解放军，打死某些“政训班”学员呀！……吓得一些家长设法去沿途寻找尸体。

3日午后，聂炳熙、聂炳耀回到屏山，接着王亚夫、贺明哲也先赶到了。这时，陈超由黄琅移驻石角营（现新市镇），屏山各色反动人物，纷纷前往接头，接受“陈司令官”的封官委爵。

4日，土匪头子们分别透露“协解会”、“新民学会”的两会成员和一些无辜群众，近段时间被残酷杀害的已有：

（一）陈廷垣，2月上旬由城回大乘筹组“协解分会”。由于土匪暴乱，隐蔽在岷江真溪对岸他岳父母家，于2月19日晨，被土匪头子聂肇林指使其溪土匪陈步洲派爪牙前往枪杀。

（二）原地下党员杨守仁，在富荣筹组“协解分会”，宣传党的政策，并搞征粮工作。2月26日被土匪头子岸荣昌派其婿蓝朝国，抓去山上森林内杀害（已于1984年追认为烈士）。

（三）“协解会”成员冉良弼，2月上旬去麦弄筹组“协解分会”。由于土匪暴乱，他隐蔽去綏江、盐津等地，他的父亲冉乔松（原地下党员）被陈超匪头抓去公开枪杀。

（四）原地下党员方伯希在中都与邓守丹共同筹组“协解分会”。土匪暴乱时他隐蔽起来，但他的父亲方米苏和另一平民米叔敦被陈超匪部“徐连长”抓去枪毙。

（五）“新民学会”成员周发义，于3月2日夜，被土匪在刘家营团厂内搜出，拉去东门河边，提着脚溺死后，割去生殖器，将尸体投入江中。

（六）两会成员朱瑞麟，由廖荣昌突出，于3月3日夜，被土匪头子聂炳耀拖去河边及船上枪杀后投入江中。

为什么聂炳耀要亲手杀朱？原来3月1日土匪进城前，

朱瑞麟去峰子背找匪首廖荣昌保护，廖和朱父朱直勤是结盟兄弟，交往密切，朱认为保险。可是土匪头子们聚会议论时，朱瑞麟有两件革命功劳使土匪们愤恨：一是解放军在云南地主曾惠臣家里搜出聂源熙、聂炳耀私藏的1支中正式步枪，是朱瑞麟揭发；一是2月19夜解放军去黄坪捕捉二聂时，是朱瑞麟绘的地图指引，使二匪几乎被活捉。因此，廖荣昌只好将朱交出而被杀害。

（七）无辜群众被杀害。一个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农村青年张明才，因事请假回家，被土匪杀害；农民郭高兴、理发工人蓝绍清被诬为“土共”，加以杀害；一个专画麻雀的外地民间艺人，外号“郑麻雀”和一个送“时神”的“春官”，土匪硬说他们是解放军扮的，也被杀害。

6日，匪卒白俊明到屏向匪头表功，说他在福延场内亲手杀了两个“土共”：一是福延保国民学校校长张世林；一是小学教师王昌明。因在他们身上搜出“协解会”的宣传材料。

7日，傅润庠回屏山来了，“陈司令官”委任他为屏山“县长”，并派一连匪兵送他上任。傅润庠进县府后，传来陈超的话说：“齐国材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聂次苟为什么要掩护他，等我到屏山时，连聂次苟一起杀掉！”气焰十分嚣张。

至于聂次苟当时的态度呢？3月1日我去他家时，家里人都担心我的安全。但聂在思想上矛盾、徘徊，万一土匪去他家抓人，而他是代行县长，他有责任。经过双方商讨后，我即于当天晚上转移到聂映梧家隐蔽。因聂映梧是屏山聂姓家族的“老天牌”，根据当时情况推测，只要陈超不到

屏山，我是能安居虎穴的。

这几天土匪们大肆造谣宣传，说“蒋总统”在台湾复职了，已同“陈司令官”取得联系，派飞机到黄琅投下武器、黄金，马上就将军机关枪、卡宾枪送下屏山，准备装配发给各大队、中队、支队。并制了许多小木板，写上谣言，投入江中，往下游冲去（叫“水电报”），扩散欺骗宣传影响。

8日，更演了一幕闹剧。前几天，土匪曾集中力量袭击底堡解放军，被打退。土匪、大刀队伤亡几十人，残匪退回屏山，由于土匪拾得一顶钢盔，带回屏山大吹大擂，诬称打退解放军，缴获了“胜利品”，强迫一些群众燃放鞭炮，欢迎“胜利归来”的队伍。

12、13两日，“协解会”成员聂华西、贺信柏分别来报说，匪“前进指挥部”成立，王鸣生、贺明哲、王亚夫、聂源熙等四人，分别被陈超匪封为第一、二、三、四指挥部“指挥官”，分驻会仪、中都、城匿、大乘等地，将地方上所谓有点名望的老年人，由“指挥部”聘任为“顾问”，青年人则委任为什么“科长”“副官”等职，一齐拖下浑水。我曾提醒聂贺二人，可虚与委蛇，了解敌情，不要出任伪职，并要他们安慰群众，不要听信谣言。

15日，获悉，龙华进步青年陈漾东被土匪杀害。

17日，由于我头发很深，聂映梧找一个外地理发工为我理发。嗣后，刘玉生老友（前屏山镇镇长刘序英的父亲）告诉我，当时那个理发工出来去烟馆吸食鸦片时说：“齐国材躲在大夫第聂家。”刘玉生立即警告他不要乱说。说明了“协解会”的人在群众中受到保护。

19日，名中医刘济苍的妻于文畴，快要临产，由宜宾